

品花寶鑑

第一回

史南湘製譜選名花

梅子玉聞香驚絕豔



京師演戲之盛。甲于天下。地當尺五天邊。處處歌臺舞榭。人在大千隊裡。時時醉月評花。真乃說不盡的繁華。描不盡的情態。一時聞聞見見。怪怪奇奇。事不出于理之所無。人盡入于情之所有。遂以遊戲之筆。摹寫遊戲之人。而遊戲之中。最難得者。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與幾箇潔身自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撰者 清 陳森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編號 D8664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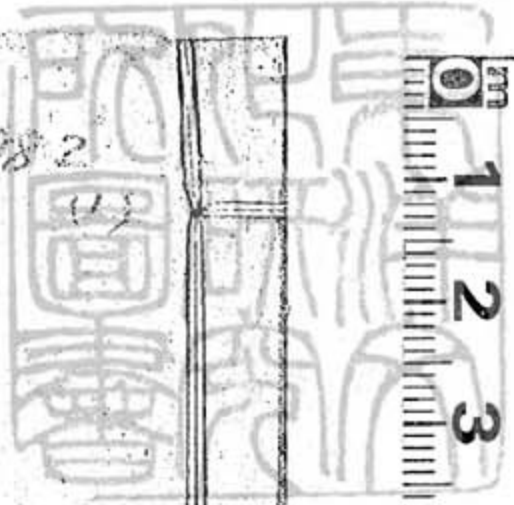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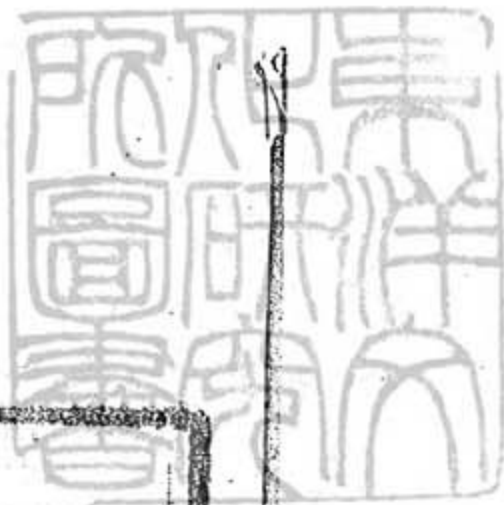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K2782



双紅堂
小說
62 (1)



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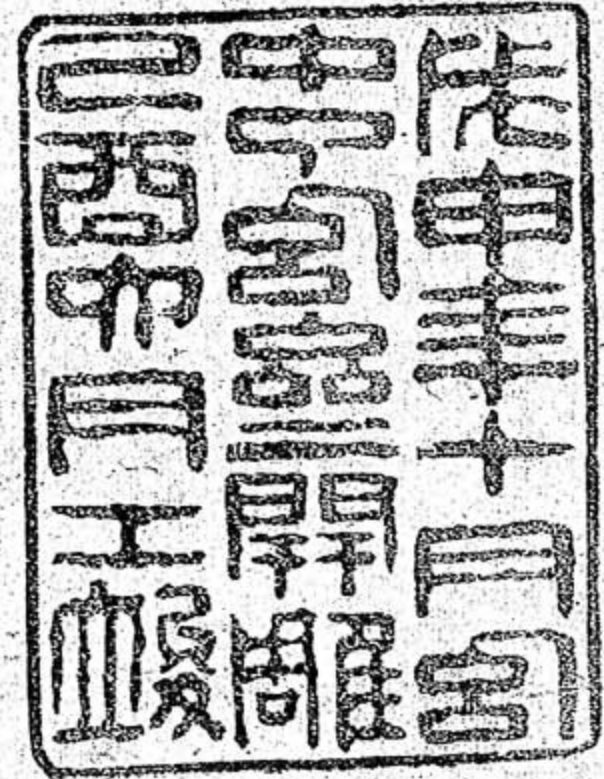
花

寶





渾	增	文	從	式	
如		如	古	字	品
禹	罵	史	不	衰	等
鼎	盡	恠	相	譏	寶
鑄	人	底	能	寓	鑑
神	間	傳	情	勸	題
姦	讒	鈔	如	懲	詞
怪	詔	紙	騷	賢	
佗	輩	價	雅	愚	



一隻空靈筆又寫妖魔
又寫仙閣風流迴
出羣美人名士鬥詩文
從前爭說紅樓艷更比
紅樓豔十分

卧雲軒老人題

序

余謂游戲筆墨之妙必須繪形
繪聲傳真者能繪形而不能繪
聲傳奇者能繪聲而不能繪形
每為憾焉若夫形聲兼繪者余



於諸才子書並聊齋紅樓夢外
則首推石函氏之品花寶鑑矣
傳聞石函氏本江南名宿半生
潦倒一第蹉跎足跡半天下所
歷名山大川聚為胸中邱壑

為文章故邪：正：悉能如見
其人真說部中之另具一格者
余從友人處多方借抄其中錯
落不一而且正訂未半而借者
踵至雖欲卒讀幾不可得後聞



外間已有刻傳之舉又復各處
探聽始知刻未數卷主人他出
已將其板付之梓人梓人知余
處有抄本是以商之於余欲卒
成之卽將所刻者呈余披閱非

特魯魚亥豕且與前所借抄之
本少有不同今年春愁病交集
恨無可遣終日在藥鑪茗碗間
消磨歲月頗覺自苦聊借此以
遣病魔再三校閱刪訂畫一七



越月而刻成若非余舊有抄本
則此數卷之板竟為爨下物矣
至於石函氏與余未經謀面是
書竟賴余以傳事有因緣殆可
深信嘗讀韓文云大凡物不得

其平則鳴又云擇其善鳴者而
假之鳴余但取其鳴之善而欲
使天下之人皆聞其鳴借紙上
之形聲供目前之嘯傲鏡花水
月過眼皆空海市蜃樓到頭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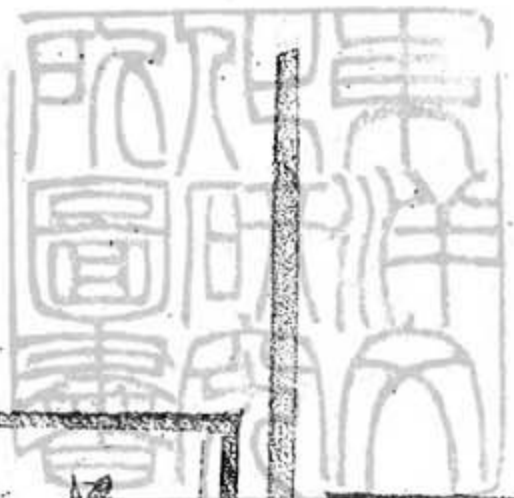
幻又何論夫形為誰之形聲為誰之聲更何論夫繪形繪聲者之為何如人耶世多違者當不河漢余言是為序

幻中了幻居士



品花寶鑑序

余前在都中作於同里某比部宅為梅花夢傳奇一部雖畱言於詞藻而未諧於聲律故未嘗以呈示人比部賞余文曲而能達正而能雅而又戲而善諧遂囑余為說部可



以暢所欲言隨筆抒寫不危於倚
聲按律之必為人窠臼乎時余好學
古文詩賦歌行等類而稗官一毫心厭
落之及秋試下第境益空志益悲塊
然磊磊於胸中而無以自消日排遣
於歌樓子榭百三日而忘倦如識聲

寓彼藝之妙與夫性情之貞淫語
言之雅似情文之真偽間與比部品
題梨園雌黃人物比部曰余所居
之所為小說者其命意即在乎此何不
即以此輩為之知得咸吾別道人
所未道也余亦心好之遂竊擬之如白

一書僅五子符言而比部以為可並為
三點竄斟酌繼復得三書筆
稍暢明自百得卷十五借閱者已接
踵而至繕本出不復返薄然謂新書
出矣繼以羈紲潦倒里室不通遂
置之不復作明年召粵西太守聘余

為書記借三身歷遊數郡召山水奇
絕受生平所習之學皆稍進亦嘗遊
覽青樓戲館召而殊方異似輟稱人
素一二同遊者亦木訥士少宏通風雅
主人造政世以此書置之敝篋中
八年三月蟬館過半余亦裁帙三天



及居停田都又携余行勸余再應
京兆試粵境皆山谿幽阻水道如蛇盤
蚓曲風雪阻舟進遭沙石百日行二
里二三里不等居停遂督余續此書
去急欲刻期而待自粵興安縣境
至楚武昌府境舟行凡七十日白晝人聲

喧雜不能構思夜闌人靜秉燭疾書
共日十五卷及入長江風帆便利過九江
抵金陵鄉心繁夢不復能寐矣至都
已七月中旬檢上時文試帖等紙一緡
閱試事畢康了如故年且四十餘矣豈
能從小青一子衿日事咕嗶耶固知科

序
名之與我風馬牛也貧乏不能自歸仍
依居停而名焉有農部某君十年來
即見余如心之十五卷今又見近續
十五卷古嗜之以為功已日半棄之可
惜原余成之且日來曉之竟如所之督
課余喜且悖於腦底擁燈挑燈苦憤

自勉五閱月而得三十卷因以告竣又閱
前心之十五卷前後舛錯復另易之首
尾共六十卷皆海帶蜃梅羌毛故實
所言之色皆吾目中未見之色所言之
情皆吾意中疑發之情所言之聲
音咬貌妍媸邪正以至狹邪淫蕩穢

棄諸瑣屑事皆私揣世百所必及至
事而華之而玉以水之過峽舟之下
驥之奔亦聽之而正而休焉非好為
刻薄語也至於為公卿為名士為俊優
佳人才婢狂夫似子則必干寶之搜
神任昉之述異渺茫而已噫此書

也固知雜種畔道為著述家所鄙然
其中亦有可取是在閱者矣曠廢十
年而功成半載固知精於勤而荒
於嬉游戲且然況正字乎某比部為
余於如某太守勗余於中某農部
成余於強此三君者於此考實夫其功

序

焉倘使三君子皆不好此書則至今猶
 必天_三年_三雲_三水_三年_三波_三橋_三年_三風_三而
 紙_三年_三字_三亦_三好_三望_三月_三此_三灑_三洋_三奇_三
 怪_三五_三十_三條_三美_三言_三耶_三脫_三稿_三向_三為_三序_三其
 顛_三末_三如_三此_三天_三上_三瓊_三梅_三泥_三梨_三地_三獄_三隨_三而
 位_三置_三美_三石_三函_三氏_三書_三



品花寶鑑目錄

第一回

史南湘製譜選名花 梅子玉聞香驚絕豔

第二回

魏聘才途中誇遇美 王桂保席上亂飛花

第三回

賣煙壺老王索詐 砸菜碗小旦撒嬌

第四回

三名士雪窗分詠 一少年粉壁題詞

第五回

袁寶珠引進杜琴言 富三爺細述華公子

第六回

顏夫人快訂良姻 梅公子初觀色界

第七回

顏仲清最工一字對 史南湖獨出五言詩

第八回

偷復偷戲園失銀兩 樂中樂酒館鬧皮杯

第九回

月夕燈宵萬花齊放 珠情琴思一面緣慳

第十回

春夢婆娑情長情短 花枝約畧疑假疑真

第十一回

三佳人妙悟翻新 六婢女戲言受責

第十二回

品本寶錄 目錄
顏仲清婆心俠氣

田春航傲骨痴情

第十三回

兩心巧印巨眼深情

一味歪纏淫魔色鬼

第十四回

古誦七言琴聲復奏

字搜四子酒令新翻

第十五回

老學士奉命出差

佳公子閒情訪素

第十六回

魏聘才初進華公府

梅子玉再訪杜琴言

第十七回

祝芳年瓊筵集詞客

評花譜國色冠羣香

第十八回

狎客樓中教箴片

妖媚門口唱楊枝

第十九回

述淫邪奸媒藏木桶

逞智慧妙語騙金箍

第二十回

奪錦標龍舟競渡 悶酒令鴛侶傳觴

第二十一回

造謠言徒遭冷眼 問衷曲暗泣同心

第二十二回

遇灾星素琴雙痛哭 泛小艇梅杜再聯情

第二十三回

裹草簾阿猷遭毒手 坐糞車劣幕述淫心

第二十四回

說新聞傳來新戲 定情品跳出情關

第二十五回

水榭風廊花能解語 清歌妙舞玉自生香

第二十六回

進讒言聘才酬宿怨 重國色華府購名花

第二十七回

奚正紳大鬧秋水堂 杜琴言避禍華公府

第二十八回

生離別隱語寄牽牛 昧天良貪心學扁馬

第二十九回

缺月重圓真情獨笑 羣珠緊守離恨誰憐

第三十回

賞燈月開宴品羣花 試容妝上臺呈艷曲

第三十一回

解餘醒羣花留夜月 縈舊感名士唱秋墳

第三十二回

衆名士蕭齋等報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詞

第三十三回

寄家書梅學士訓子 饋贖儀華公子辭賓

第三十四回

還宿債李元茂借錢 鬧元宵魏聘才被竊

第三十五回

集葩經飛花生並蒂 裁艷曲紅豆擲相思

第三十六回

小談心衆口罵珊枝 中奸計奮身碎玉鐲

第三十七回

行小令一字化爲三 對戲名二言增至四

第三十八回

論真贗註譯神禹碑 數災祥駁翻太乙數

第三十九回

鬧新房靈機生雅謔 裝假髮白首變紅顏

第四十回

奚老士淫毒成天閻 潘其觀惡報作風鬢

第四十一回

惜芳春蝴蝶皆成夢 按艷拍鴛鴦不羨仙

第四十二回

索養贍師娘勒價 打茶圍幕友破財

第四十三回

蘇蕙芳慧心瞞寡婦 徐子雲重價贖琴言

第四十四回

聽謠言三家人起釁 見惡札兩公子絕交

第四十五回

佳公子踏月訪情人 美玉郎扶乩認義父

第四十六回

衆英才分題聯集錦 老名士製序筆生花

第四十七回

奚十一奇方修賢 潘其觀忍辱醫醫

第四十八回

木蘭艇吟出斷腸詞 皇華亭痛灑離情淚

第四十九回

愛中慕田狀元求婚 意外情許三姐認弟

第五十回

改戲文林春喜正譜 娶妓女魏聘才收場

第五十一回

鬧縫窮隔牆聽戲 舒積忿同室操戈

第五十二回

羣公子花園賀喜

衆佳人繡閣陪新

第五十三回

桃花扇題曲定芳情

燕子磯痴魂驚幻夢

第五十四回

才子詞科登翰苑

佳人繡閣論唐詩

第五十五回

鳳凰山下謁騷壇

翡翠巢邊尋舊塚

第五十六回

屈方正成神托夢

侯太史假義恤孤

第五十七回

袁綺香酒令戲羣芳

王瓊華詩牌作盟主

第五十八回

奚十一主僕遭惡報

潘其觀夫婦鬧淫魔

第五十九回

梅侍郎獨建屈公祠

屈少君重返都門地

第六十回



金吉甫歸結品花鑑 袁寶珠領袖祝文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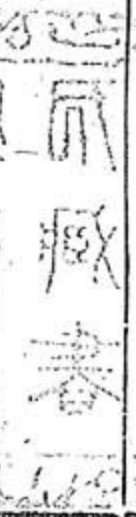
品花寶鑑

第一回

史南湘製譜選名花

梅子玉閨香驚絕豔

京師演戲之盛。甲于天下。地當尺五天邊。處處歌臺舞榭。人在大千隊裡。時時醉月評花。真乃說不盡的繁華。描不盡的情態。一時間聞見見怪怪奇奇。事不出于理之所無。人盡入于情之所有。遂以遊戲之筆。摹寫遊戲之人。而遊戲之中。最難得者。幾箇用情守禮之君子。與幾箇潔身自



好的優伶。真合着國風好色不淫一句。先將搢紳中子弟分作十種。皆是一箇情字。

一曰情中正。一曰情中上。一曰情中高。

一曰情中逸。一曰情中華。一曰情中豪。

一曰情中狂。一曰情中趣。一曰情中和。

一曰情中樂。

再將梨園中名旦。分作十種。也是一箇情字。

一曰情中至。一曰情中慧。一曰情中韻。

一曰情中醇。一曰情中淑。一曰情中烈。

一曰情中直。一曰情中酣。一曰情中豔。

一曰情中媚。

這都是上等人。還有那些下等人。這箇情字。便加不上。也指出幾種來。

一曰淫。一曰邪。一曰黠。一曰蕩。一曰貪。

一曰魔。一曰祟。一曰蠱。

大概自古及今。用情于歡樂場中的人。均不外乎邪正兩

品花寶鑑 一
途。耳目所及。筆之於書。共成六十卷。名曰品花寶鑑。又曰怡情佚史。書中有賓有主。不卽不離。藕斷絲連。花濃雪聚。陳言務去。不知費作者幾許苦心。生面別開。遂能令讀者一時快意。正是

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暗度人。

此書不著姓名。究不知何代何年何地何人所作。書中開首說一極忘情之人。生一極鍾情之子。這人姓梅。名士燮。號鐵庵。江南金陵人氏。是個閥閱世家。現任翰林院侍讀

學士。寓居城南鳴珂里。其祖名鼎。曾任吏部尙書。其父名羹。調曾任文華殿大學士。三代單傳。士燮於十七歲中了進士。入了翰林。迄今已二十九年。行年四十六歲了。家世本是金張。經術復師馬鄭。貴胄偏崇儒素。詞臣竟屏紛華。藹藹乎心似春和。凜凜乎却貌如秋肅。人比他爲司馬君。實趙清獻一流人物。夫人顏氏也是金陵大家。爲左都御史。顏堯臣之女。翰林院編修顏莊之妹。父兄皆已物故。這顏夫人今年四十四歲。真是德容兼備。賢淑無雙。與梅學

士唱隨已二十餘年。二十九歲上。夢神人授玉。遂生了一箇玉郎。取名子玉。號庾香。這梅子玉今年已十七歲了。生得貌如良玉。質比精金。寶貴如明珠在胎。光彩如華月升岫。而且天授神奇。胸羅斗宿。雖只十年誦讀。已是萬卷貫通。士燮前年告假回鄉掃墓。子玉隨了回去。卽入了泮。在本省過了一回鄉試。未中。仍隨任進京。因回南不便。遂以上舍生肄業成均。現從了浙江一個名宿李性全讀書。這性全係士燮鄉榜門生。是箇言方行矩的道學先生。顏夫

人將此子愛如珍寶。讀書之外。時不離身。宅中了鬟僕婦甚多。僕婦三十歲以下。了鬟十五歲以上者。皆不令其服侍子玉。恐爲引誘。而子玉亦能守身如玉。雖在羅綺叢中。却無紈袴習氣。不佩羅囊而自麗。不傅香粉而自華。惟取友尊師。功能刻苦。論今討古。志在雲霄。日下已有景星慶雲之譽。人以一睹爲快。一日先生有事放學。子玉正在獨坐。却有兩箇好友來看他。一箇姓顏名仲清。號劒潭。現年二十三歲。卽係已故編修顏莊之子。爲顏夫人之姪。這顏

莊在日。與士燮既係郎舅至親。又有雷陳至契。不料于三十歲卽赴召玉樓。他夫人鄭氏絕食殉節。那時仲清年甫三齡。士燮撫養在家。又與鄭氏夫人請旌表烈。仲清在士燮處到十九歲。上中了箇副車。是年士燮與其作伐。贅于同鄉同年現任通政司王文輝家爲婿。這王文輝是顏夫人的表兄。與仲清親上加親。翁婿甚爲相得。那一位姓史名南湘。號竹君。是湖廣漢陽人。現年二十四歲。已中了本省解元。父親史曾望現爲吏科給事中。這兩人同是才高

八斗。學富五車。但兩人的情性。卻又各不相同。仲清是孤高自潔。坦白爲懷。將他的學問與子玉比較起來。子玉是純粹一路。仲清是曠達一路。一切人情物理。仲清不過畧觀大概。不求甚解。子玉則鉤深索隱。精益求精。往往有仲清鄙夷不屑之學。經子玉精心講貫。便覺妙義環生。亦有子玉所索解不得之理。經仲清一言點悟。頓覺白地光明。這兩人相聚十餘年。其結契之厚。比同胞手足。更加親密。那南湘是嘯傲忘形。清狂絕俗。目空一世。倚馬萬言。就只

賞識子玉仲清二人。這日同來看子玉。門上見是來慣的。是少爺至好。便一直引到書房。與子玉見了。仲清又同子玉進內。見了姑母。然後出來。與南湘坐下。三人講了些話。書僮送上香茗。南湘見這室中清雅絕塵。一切陳設甚精。且古久知其胸次不凡。又見那清華尊貴的儀表。就是近日所選那曲臺花譜中數人。雖然有此姿容。到底無此神骨。但見其謙謙自退。訥訥若虛。究不知他何所嗜好。若有些拘執鮮通。膠滯不化。也算不得全才了。便想來試他一

試。卽問道。庾香。我問你世間能使人娛耳悅目。動心蕩魄的。以何物爲最。子玉驀然被他這一問。便看着南湘。心裡想道。他是個清狂瀟灑人。決不與世俗之見相同。必有箇道理在內。便答道。這句話卻問得太泛。人生耳目雖同性情各異。有好繁華的。卽有厭繁華的。有好冷淡的。也有嫌冷淡的。譬如東山以絲竹爲陶情。而陋室又以絲竹爲亂耳。有屏蛾眉而弗御。有攜姬妾以自隨。則娛耳悅目之樂。既有不同。而蕩心動魄之處。更自難合。安能以一人之耳

目性情。概人人之耳目性情。南湘道。不是這麼說。我是指一種人而言。現在這京城裡。人山人海。譬如見位尊望重者。與之講官話。說官箴。自頂至踵。一一要合官體。則可畏。見酸腐措大。拘手攣足。曲背聳肩。而呻吟作推敲之勢。則可笑。見市井逐臭之夫。評黃白。論市價。俗氣薰人。則可惡。見俗優濫妓。油頭粉面。無恥之極。則可恨。你想凡目中所見的。去了這些。還有那一種人。子玉正猜不着他所說什麼。只得說道。既然娛悅不在聲色。其唯二三知己。朝夕素心乎。仲清大笑。南湘道。豈有此理。朋友豈可云娛耳悅目的。庾香設心不良。說罷哈哈大笑。子玉被他們這一笑。笑得不好意思起來。臉已微紅。便說道。你們休要取笑我。是這個意思。揮塵清談。烏衣美秀。難道不可娛耳。不可悅目。醇醪醉心。古劍照膽。交友中。難道無動心蕩魄處麼。南湘笑道。你總是這一間屋子裡的說話。所見不廣。所游未化。卽從靴鞞裡取出一本書來。送與子玉道。這是我近刻的。大約可以娛耳悅目。動心蕩魄者。要在此數君。仲清笑道。

你將此書呈政于庾香。真似蘇秦始見秦王。可保的你書
十上而說不行。他非但沒有領畧此中情味。且未見過這
些人如何能教他一時索解出來。子玉見他們說得鄭重。
不知是什麼好書。便揭開一看。書目是曲臺花選。有好幾
篇序。無非駢四儷六之文。南湘叫他不要看序。且看所選
的人。子玉見第一箇題的是

瓊樓珠樹袁寶珠。

寶珠姓袁氏。字瑤卿。年十六歲。姑蘇人。隸聯錦部。善丹

青。爛吟咏。其演鵲橋密誓警夢尋夢等齣。豔奪明霞。朗
涵仙露。正使玉環失寵。杜女無華。纖音遏雲。柔情如水。
霓裳一曲。描來天寶風流。春夢重尋。譜出香閨恩怨。平
時則清光奕奕。軟語喁喁。勵志冰清。守身玉潔。此當于
鬱金堂後。築翡翠樓居之。因贈以詩。
舞袖輕盈弱不勝。難將水月比清澂。自從珠字名卿後。
能使球光百倍增。

瘦沈腰肢絕可憐。一生愛好自天然。風流別有消魂處。

始信人間有謫仙。

子玉笑道。這不是說戲班裏的小旦麼。這是那裏的小旦。你贊得這樣好。仲清道。現在這裏的。你不見說在聯錦班麼。子玉道。我不信。這是竹君撒謊。我今年也看過一天的戲。幾曾見小旦中有這樣好人。南湘道。你那天看的。不知是什麼班子。自然沒有好的了。子玉再看第二題的是

瑤臺璧月。蘇蕙芳。

蕙芳姓蘇氏。字媚香。年十七歲。姑蘇人。本官家子。因飄

泊入梨園。隸聯錦部。秋水爲神。瓊花作骨。工吟咏。尙氣節。善權變。慧心獨造。巧奪天工。色藝冠一時。其演瑤台盤秋亭會諸戲。真見香心如訴。嬌韻欲流。吳絳仙秀色可餐。趙合德寒泉浸玉。蘇郎兼而有之。嘗語人曰。余不幸墜落梨園。但既爲此業。則當安之。誰謂此中不可守。貞抱潔而必隨波逐流。以自苦者。其志如此。而適情勝概。罕見其匹焉。爲之詩曰。

風流林下久傳揚。蘇小生來獨擅長。一曲清歌繞梁韻。

品衣寶鑑 第一回
天花亂落舞衣香。

簫管當場猶自羞。暫將仙骨換嬌柔。一團絳雪隨風散。散作千秋兒女愁。

再看第三題的是

碧海珊笈陸素蘭。

素蘭姓陸氏。字香晚。年十六歲。姑蘇人。隸聯錦部。玉骨冰肌。錦心繡口。工書法。雖片紙尺絹。士大夫爭寶之。如拱璧。善心爲窈。骨逾沉水之香。令德是嫺。色奪瑤林之

月。常演製譜舞盤。小宴絮閣諸戲。儼然又一楊太真也。就使陳鴻立傳。未能繪其聲容。香山作歌。豈足形其彷彿。好義若渴。避惡如仇。真守白圭之潔。而稟素絲之貞者。丰致之嫣然。猶其餘韻耳。爲之詩曰

芙蓉出水露紅顏。肥瘦相宜合燕環。若使今人行往事。斷無胡馬入潼關。

此曲祇應天上有。不知何處落凡塵。當年我作唐天寶。願把江山換美人。

再看第四題的是

嶰山豔雪。金漱芳。

漱芳姓金氏。字瘦香。年十五歲。姑蘇人。隸聯珠部。秀骨珊珊。柔情脉脉。工吟咏。吹簫。善奕棋。楚楚有林下風致。其演戲最多。而尤擅名者。爲題曲一齣。真檀口生香。素腰如柳。比之海棠初開。素馨將放。其色香一界。幾欲使神仙墮劫矣。其餘琴挑秋江。諸戲。情韻如生。亦非他人所能。而香心婉婉。秀外慧中。是真嫿嫿掌書仙。豈菊部中所能觀耶。爲之詩曰

纖纖一片彩雲飛。流雪迴風何處依。金縷香多舞衣重。只應常著六銖衣。

芙蓉輸面柳輸腰。恰稱花梁金步搖。就使無情更無語。當場窄步已魂消。

再看第五題的是

玉樹臨風。李玉林。

玉林姓李氏。字珮仙。年十五歲。揚州人。隸聯珠部。初日

芙蓉曉風楊柳。嫺吟咏。工絲竹。圍碁馬弔。皆精絕一時。
東坡海棠詩云。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溫
柔旖旎中。自具不可奪之志。真殊艷也。其演折柳陽關
一齣。名噪京師。見其婉轉嬌柔。哀情艷思。如覩霍小玉
生平。不必再讀賣釵分鞋諸曲。已恨黃衫劍客。不能殺
卻此負情郎也。再演藏舟草地寄扇等戲。情思皆足動
人。真瓊樹朝朝。金蓮步步。有臨春結綺之遺韻矣。爲之

詩曰

舞袖長拖艷若霞。粧成髮鬢雲斜。侍兒扶上臨春閣。
要鬪南朝張麗華。

慧絕香心酒半酣。妙疑纔過月初三。動人最是陽關曲。
聽得征夫恨不堪。

再看第六題的是

火樹銀花。王蘭保。

蘭保姓王氏。字靜芳。年十七歲。揚州人。隸聯錦部。翩若
驚鴻。宛若游龍。通詞翰。善武技。性尤烈。不屈豪貴。真玉

中之瑋瑋有聲者。其演雙紅記盜令青門諸齣。梳烏鬢。髻貫金雀釵。衣銷金紫衣。繫紅繡襦。著小蠻錦靴。背負雙龍紋劍。如荼如火。如錦如雲。真紅線後身也。其刺虎盜令殺舟諸戲。俠情一往。如見巾幗身肩天下事。覺薰香傅粉。私語喁喁。真痴兒女矣。溫柔旖旎之中。綺麗風光之際。得此君一往。如聽李三郎擊羯鼓。作漁陽三搥。淵淵乎。頃刻間見萬花齊放也。爲之詩曰

俠骨柔情世所難。肯隨紅袖倚闌干。平生知己無須囑。請把龍紋仔細看。

紛披五色起朝霞。鼙鼓聲聲氣倍加。戲罷卸粧垂手立。亭亭一樹碧桃花。

再看第七題的是

秋水芙蓉王桂保。

桂保卽蘭保之弟。字蕊香。年十五歲。與兄同部。似蘭斯馨。如花解語。明眸善睐。皓齒流芳。嬉戲自出天真。嬌憨皆生風趣。能翰墨。工牙拍。喜行令。諸局戲。善解人意。雖

寂寥寡歡者見之亦爲暢滿意態姿媚而自爲範圍其
演喬醋一齣香鞦紅酣真令潘騎省心醉欲死矣又演
相約討釵拷艷諸小齣如嬌烏弄晴橫波修黛觀者堵
立數重使層樓無坐地時人評論袁蘇如霓裳羽衣此
則紫雲迴雪其趣不同其妙一也爲之詩曰

盈盈十五已風流。巧笑橫波未解羞。最愛嬌憨太無賴。
到無人處學春愁。

我欲當筵乞紫雲。一時聲價徧傳聞。紅牙拍到消魂處。
檀口清歌白練裙。

再看第八題的是

天上玉麟。林春喜。

春喜姓林氏。字小梅。年十四歲。姑蘇人。隸聯錦部。好花
含萼明珠出胎。十二歲入班。迄今纔二年。已精于聲律。
兼通文墨。生日並作。所演寄子儲諫回獵斷機番兒冥
勘女彈等戲。長眉秀頰。如見烏衣子弟。佩紫羅香囊。真
香粉孩兒。令人有甯馨之美。其舖啜皆可觀。數年後更

當獨出頭地。價重連城也。爲之詩曰

別有人間傅粉郎。銷金爲飾玉爲粧。石麟天上原無價。應捧爐香侍玉皇。

纔轉歌喉贊不休。黃金爭擲作纏頭。玉郎偶駕羊車出。十里珠簾盡上鉤。

子玉看了只是笑。不置一詞。南湘問道。你何以不加可否。子玉道。大凡論人。雖難免粉飾。也不可過于失實。若論此輩。真可惜了這副筆墨。我想此輩中人。斷無全璧。以色事

人。不求其媚。必求其諂。况朝秦暮楚。酒食自娛。強笑假歡。纏頭是愛。此身既難自潔。而此志亦爲太卑。再兼之生於貧賤。長在卑污。耳目既狹。胸次日小。所學者婢膝奴顏。所工者謔浪笑傲。就使塗澤爲工。描摹得態。也不過上臺時。放個麒麟楨。充個沒字碑。豈有出污泥而不滓。隨狂流而不下者。且卽有一容可取。一技所長。是猶拆錦鞞之線。無補于縫裳。鍊鉛水之刀。不良于伐木。其臟腑穢濁。出言無章。其骨節少文。舉動皆俗。故色雖美而不華。肌雖白而不

潔神雖妍而不清。氣雖柔而不秀。有此數病。焉得爲佳。若夫紅閨弱質。金屋麗姝。質秉純陰。體含至靜。故骨柔肌膩。膚潔血榮。神氣靜息。儀態婉嫻。眉目自見其清揚。聲音自成其嬌細。姿致動作。妙出自然。鬢影衣香。無須造作。方可稱爲美人。爲佳人。今以紅氍毹上。演古之絕代傾城。眞所謂刻畫無鹽。唐突西子。所以我不願看小旦戲。寧看淨末老丑。翻可舒盪心胸。足助歡笑。吾兄不惜筆墨。竭力鋪張。爲若輩增光。而使古人抱恨。竊爲吾兄有所不取。這一番

話。把個史南湘說出氣來。仲清笑道。庾香之論。未嘗不是。而竹君之選也。甚平允。但庾香不知天地間有此數人。譬如讀搜神之記。幽怪之書。而必欲使人實信其有。又誰肯輕信。是非親見其人不可。我們明日同他出去。親指一二。人與他看了。他纔信你這個花選方選的不錯。我想庾香一見這些人。也必能賞識的。天地之靈秀。何所不鍾。若謂僅鍾于女。而不鍾于男。也非通論。庾香方說男子穢濁。焉能如女子靈秀。所爲美人佳人者。我想古來男子中。美的

也就不少。稱美人佳人者。亦有數條可指。如毛詩彼美人兮。杜詩美人何爲隔秋水。赤壁賦望美人兮天一方之類。男子稱佳人者。如楚詞惟佳人之永都兮。註云佳人指懷王。後漢書尙書令陸閔姿容如玉。武美歎曰南方多佳人。晉史陶侃擊杜弢。謂其部將王貢曰。卿本佳人。何爲從賊。並有女子稱男子爲佳人者。如苻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讀者不能盡通。蘇氏嘆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可見美色不專屬於女子。男子中未必無絕色。如漢冲帝時李固之搔頭弄姿。唐武后時張易之之施朱傅粉。不獨潘安仁衛叔寶之昭著一時也。明矣。子玉聽了。心稍感動。南湘道。且不僅此。草木向陽者華茂。背陰者衰落。梅花南枝先北枝後。還有鳳凰鴛鴦孔雀。埜雉家雞。有文彩的禽鳥。都是雄的。可見造化之氣。先鍾于男。而後鍾于女。那女子固美。究不免些粉脂塗澤。豈及男子之不御鉛華。自然光彩。更有一句話。最易明白的。我將你現身說法。你自己的容貌。難道還說不好。你如今叫你家裏那些丫頭們來。同在

鏡裏一照。自然你也看得出好歹。斷不說他們生得好。自愧不如。只這一句。你就可明白了。子玉不覺臉紅。細想此言也頗有理。難道小且中真有這樣好的。既而又想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豈必斤斤擇人。遂賦以美材。就是西子也。曾貧賤浣紗。而楊太真且作女道士。甚至於美人中傳名者。一半出於青樓曲巷。或者天生這一種人。以快人間的。心目也未可知。但誇其守身自潔。立志不凡。惟擇所交。不爲利誘。兼通文翰。鮮蹈淫靡。則未可信。便如有所思。默然

不語。南湘狂笑了一會。說道。庾香此時難算知音。我再去請教別人罷。便拉了仲清去了。子玉送客轉來。又將南湘的花選默默的一想。再想從前看過的戲。與見過的小且。一毫不對。猶以南湘爲妄言。借此以自消遣的。便也不放在心上了。李先生回來。仍在書房念了一會書。顏夫人然後叫了進去。過了兩日。子玉於早飯後。告了半天假。去回看南湖。仲清真過萱堂。顏夫人見今日天氣寒冷。起了朔風。且是冬月中旬。便叫家人媳婦。取出副葡萄狹的猗猗。

裘與他穿了。分付車裏也換了白狐狄暖圍。兩箇小使一箇雲兒。一箇俊兒。騎了馬。先到他表母舅王通政宅內。適值通政出門去了。通政的少君出來接進。這王通政的少君名字單叫箇恂字。號庸庵。年方二十二歲。生得一表非凡。豐華俊雅。文才既極精通。心地尤爲渾厚。納了箇上舍生。在北闈鄉試。與子玉是表弟兄。爲莫逆之交。接進了子玉。先同到內裏去見了表舅母陸氏夫人。這夫人已是文輝續娶的了。今年纔四十歲。又見了王恂的妻室孫氏。那

是表嫂。仲清的妻室蓉華。那是表姊。還有箇瓊華小姐。沒有出來。因聽得他父親前日說那子玉的好處。其口風似要與他聯姻的話。所以不肯出來見這表兄了。陸夫人見子玉。真是見一回愛一回。留他坐了。問了一會家常話。子玉告退。然後同王恂到了書房。問起仲清爲高品南湘請去。子玉說起前日所見南湘的花選。過於失實。王恂道。竹君的花選。據實而言。尙恐說不到。何以爲失實。現在那些寶貝。得了這番品題。又長了些聲價。你也應該見過這些。

人子玉聽了知王恂也有旦癖。又是箇好爲附會的人。便不說了。王恂道。你見竹君的花選怎樣。還是選得不公呢。還是太少。有遺珠之憾麼。好的呢。也還有些。但總不及這八箇。這是萬選青錢。若要說盡他們的好處。除非與他們一人各立一篇傳。纔能清楚。這幾句話。還不過畧述大概而已。子玉心裏甚異。難道現在真有這些人。又想這三人也不是容易說人好的。何以說到這幾箇小旦。都是心口如一。總要眼見了纔信。不然總是他們的偏見。便說道。我

恰不常聽戲。是以疎于物色。你何不同我去聽兩齣戲。使我廣廣眼界。王恂道。狼好。卽分咐套了車。備了馬。就隨身便服。子玉也叫雲兒拿便帽來換了。王恂道。那花選聯錦。有六箇。聯珠只有兩箇。自然聽聯錦了。卽同子玉到了戲園子。玉一進門。見人山人海。坐滿了一園。便有些懊悔。不願進去。王恂引他從人縫裏側著身子擠到下場門。子玉見滿池子坐的。沒有一箇好人。樓上樓下。畧還有些像樣的。看座兒的。見兩位潤少爺來。後頭跟班夾著狼皮褥子。

便騰出了一張桌子。鋪上褥子。與他們坐了。送上茶香火。此刻是唱的三國演義。鑼鼓盈天。好不熱鬧。王恂留心。非但那六旦之中。不見一箇。就有些中等的也不見。身邊走來走去的。都是些黑相公。川流不息。四處去找吃飯的老斗子。玉看了一會悶戲。只見那邊桌子上。來了一人。招呼王恂。王恂便旋轉身子。與那人講話。又見一箇人走將過來。穿一件灰色老狐裘。一雙泥幫寬皂靴。看他的身材。潤而且匾。有三十幾歲。歪著膀子。神氣昏迷。在他身邊擠了

過去。停一會又擠了過來。一刻之間。就走了三四回。每近身時。必看他一眼。又看看王恂。復停一停腳步。似有照應王恂之意。王恂與那人正講的熱鬧。就沒有留心這人。這人只得走過。又擠到別處去了。子玉好不心煩。如坐塗炭。王恂說完了話。坐正了。子玉想要回去。尙未說出。只見一人領著一箇相公。笑嘻嘻的走近來。請了兩箇安。便擠在桌子中間坐了。王恂也不認的。子玉見那相公。約有十五六歲。生得蠢頭笨腦。臉上露著兩塊大孤骨。臉面雖白。手

卻是黑的。他倒摸著子玉的手。問起貴姓來。子玉頗不願
答他。見王恂問那人道。你這相公叫什麼名字。那人道。叫
保珠。子玉聽了。忍不住一笑。又見王恂問道。你不在桂保
處麼。那人道。桂保處人多。前日出來的。這保珠就住在桂
保間壁。少爺今日叫保珠伺候。王恂支吾。那保珠便拉了
王恂的手問道。到什麼地方去。也是時候了。王恂道。改日
罷。那相公便纏住了王恂。要帶他吃飯。子玉實在坐不住
了。又恐王恂要拉他同去。不如先走爲妙。便叫雲兒去看
車。雲兒不一刻進來。說都伺候了。子玉卽對王恂道。我要
回去了。王恂知他坐不住。自己也覺得無趣。說道。今日來
遲了。歇一天早些來。也就同了出來。王恂的家人付了戲
錢。那相公還拉著王恂走了幾步。看不像帶他吃飯的光
景。便自去了。子玉王恂上了車。各自分路而回。子玉心裏
自笑不已。何以這些人爲幾箇小且顛倒得神昏目暗。皂
白不分。設或如今有箇真正絕色來。只怕他們倒說不好
了。一路思想。忽到一處。擠了車子。子玉覺得鼻中一陣清香。

非蘭非麝。便從簾子上玻璃窗內一望。見對面一輛車。車裏坐著一箇老年的。外面坐了兩箇妙童。都不過十四五歲。一箇已似海棠花。嬌艷無比。眉目天然。一箇真是天上仙人間絕色。以玉爲骨。以月爲魂。以花爲情。以珠光寶氣爲精神。子玉驚得呆了。不知不覺把簾子掀開。凝神而望。那兩箇妙童也四目澄澄的看他。那箇絕色的。更覺凝眸。佇望對著子玉出神。子玉覺得心搖目眩。那箇絕色的。臉上似有一層光彩照過來。散作滿鼻的異香。正在好看。車已過去。後頭又有三四輛。也坐些小孩子。卻不甚佳。子玉心裏有些模模糊糊起來。似像見過這人的相貌。好像一箇人。再想不起了。心裏想道。這些孩子是什麼人也。像戲班子一樣。但服飾又不華美。那一箇真可稱古今少有。天下無雙。他既具此美貌。何以倒又服御不鮮。這般光景呢。真委屈了此人。當以廣寒宮貯之。豈特鬱金堂。翡翠樓。卽稱其美。這麼看來。有目共賞的一句。竟是妄言了。把方纔這箇保珠比他做他的輿儻。也還不配。子玉一路想到。

了家。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二回

魏聘才途中誇遇美

王桂保席上亂飛花

話說子玉在車裏。一路想那所見的絕色美童。到了家。見門口一車三馬。認得王通政的家人。知道通政在此。便進來。來到書房。見他父親陪著王文輝在那裏說話。上前見了。說道。方纔到舅舅處請安。文輝笑容可掬的道。我一早出來。還未到家。子玉站在一旁。見文輝說開春同年團拜。已

定了聯錦班。在姑蘇會館唱戲。這回只怕人不多。現在放外任與出差的不少。大約不過三四桌人。梅學士道。袁海樓巡撫雲南。蘇列侯奉命山右。其餘學差者有二人。司道出京者三人。餘下不過此眼前數人。大約還不滿四席了。王文輝又到裏頭去見了顏夫人。彼此道了些家常閒話。卽提起他次女瓊華。十六歲了。尙未字人。託士燮留心物色。士燮答應。隨又說道。擇女婿也是一件難事。儘有外貌甚好。內裏平常。也有小時聰明。大來變壞的。顏夫人接口

說道。這總是各人的姻緣。非但揀女婿難。就是要替你外甥定一頭親事。也是不容易的。文輝道。要像外甥這樣好的。那裏去選呢。正說著。只見一箇僕婦手裏拿著兩箇紅帖。走進二門。士燮問道。有誰來了。僕婦將帖呈上。說道。門上說是家鄉來的。現在二門外等回話。士燮看時。一箇全帖上寫著世愚姪魏聘才。一箇寫著門下晚學生李元茂。士燮道。這稱呼是小門生。不知那裏來的。這魏聘才又是誰呢。王文輝道。世愚姪。不要是魏老仁的兒子麼。士燮道。

只怕是的。今年夏間接著老仁的信。說要打發他兒子進京。弄一小功名。託我收留照應的話。若論老魏人品。實在下作。惟在你我面上。還算有點真情。文輝道。若論老魏原是箇上等聰明人。要發科甲也狠可發的。就是陰隲損多了。成了箇潑皮秀才。既是他兒子遠來投奔。老弟也是義無所辭的。士燮叫梅進進來問了。果然是他。一箇是西席李先生之子。分咐梅進請他們在花廳上坐。說我就出來。文輝也就起身告辭。士燮送到門口。轉身到花廳垂花門首。卽叫跟班的到書房去請少爺出來。遂卽踱進花廳。只見上首站的一箇少年。身材瘦小。面目伶俐。下首一箇身材笨濁。面色微黃。濃眉近視。俱約有二十幾歲光景。那上首的搶步上前。滿面笑容。口稱老伯。就跪下叩頭。士燮還禮不迭。起來看道。老世台的尊範。與令尊竟是一模一樣。聘才正要答應。李元茂已高高的作了一箇揖。然後徐徐跪下。如拜神的拜了四拜。士燮兩手扶起。說道你令尊正盼望你來。一路辛苦了。那李元茂軒唇動齒的。咕嚕了一

句也聽不明白。士燮讓他們坐了。聘才道：家父深感老伯厚恩，銘刻五內，特叫小姪進京來，給老伯與老伯母請安。還要懇求栽培。士燮問了他父母好。子玉出來，見過了禮。士燮卽叫子玉引元茂去見他父親。子玉卽同了元茂，聘才到書房去了。士燮分咐家人許順收拾書房後身另院的兩間屋子，給他們暫且住下。又分咐同了他們的來人去搬取行李，纔到上房去了。這邊子玉引李魏二人到了書房，性全已知道他兒子來了，等他卽見過了，然後與魏

聘才見禮，問了姓名。性全讓他上坐，聘才只是不肯。子玉想了一想，先生父子乍見，定然有些說話，就引聘才到對面船房內坐下。雲兒與俊兒送了茶。聘才笑道：世兄可還認得小弟麼？子玉道：面善的狠，實在想不起了。聘才笑道：從來說貴人多忘事，是不差的那一年，世兄同著老伯母進京，小弟送到船上，世兄雙手拉住了腰帶，定要叫小弟同伴進京，老伯母好容易哄騙，方纔放手，難道竟不記得了。子玉笑道：題起來却也有些記得。那時弟只得五歲，似

乎仁兄名字有個珍字。聘才道正是我原說像吾兄這樣天聰天明的人。既蒙見愛。定是忘不了的。子玉問道。仁兄同李世兄來。還是水路來的。還是起旱來的。聘才道。雖是坐船。還算水陸並行。說也話長。既在這裡叨擾。容小弟慢慢的細講。正說著。見雲兒走來請吃飯。遂一同到書房來。性全忙讓聘才首坐。聘才如何肯僭。仍讓先生坐了。次聘才元茂與子玉坐在下面。席間性全問起一路來的光景。又謝聘才照應。聘才謙讓未遑。又贊了元茂許多好處。性

全也覺喜懽。道是兒子或者長進了些。那李元茂悶著頭不敢言語。吃完了晚飯。那時行李已取到房間。亦已打掃。喝了一會茶。說了些南邊年歲光景。聘才知道元茂不能熬夜。起身告辭。性全也體諒他們路上辛苦。就叫元茂跟了過去。子玉送他們進屋。見已鋪設好了。說聲早些安歇罷。也就叫俊兒提燈照進上房去了。次日聘才元茂到上屋去拜見了顏夫人。又將南邊帶來的土儀。與他父親的書信一并呈上。書中無非懇切求照應的話。另有致王文

輝一信士。變叫他遲日親自送去。這聘才本是箇聰明人。又經乃父陶鎔。這一張嘴。真箇千伶百俐。善於哄騙。所以在梅宅不到十天。滿宅的人都說他好。子玉雖與其兩道。然覺此人也無可厭處。尙可藉以盤桓。遣此岑寂。一日晚上。元茂睡了。子玉與聘才閑談。聘才問道。京裏的戲。是甲于天下的。我聽得說那些小旦。稱呼相公。好不揚氣。就是王公大人也與他們並起並坐。至于那中等官宦。倒還有些去巴結他的。像要借他的聲氣。在些濶老面前吹噓。吹噓叫他陪一天酒。要給他幾十兩銀子。那小旦謝也不謝。一聲是有的。麼。子玉笑道。或者有之。但我不出門。所以也不大知道外面的事。聘才道。戲是總聽過的。那些小旦到底生得怎樣好呢。子玉道。我就沒有見過好的。這京裏的風氣。只要是箇小旦。那些人嘴裏講講都是快活。因此相習成風。不可挽回。聘才道。我也是這麼說。南京的戲子本來不好。小旦也有三四十歲了。從沒有見過叫這些人陪酒。但如今現在出了兩箇小旦。竟是神仙落劫。與我一路。

同來。且在一箇船裏。直到了張家灣起早。也是同一天到京的。子玉笑道。怎麼叫做神仙落劫。聘才道。這神仙裏頭。只怕還要選一選呢。若是下八洞的神仙。恐還變不出這箇模樣。京裏有箇什麼四大名班。請了一箇教師到蘇州。買了十箇孩子。都不過十四五歲。還有十二三歲的。用兩箇太平船。由水路進京。我從家鄉起身時。先搭了箇客貨船。到了揚州。在一箇店裏。遇見了這位李世兄。說起來也是到這裏來的。就結了伴同走。本來要起旱。因車價過貴。

想趁箇便船從水路來。遂遇見了這兩箇戲子。船在揚州。那箇教師姓葉。叫茂林。是蘇州人。從前在過秦淮河卞家河房裏。教過曲子。我認得他。承他好意。就叫我們搭他的船進京。在運河裏糧船擁擠。就走了四箇多月。見他們天生的學戲。倒也聽會了許多。我們這箇船上。有五箇孩子。頂好的有兩箇。一箇小旦。叫琪官。纔十四歲。他的顏色。就像花粉和了胭脂水。勻勻的搽成。一彈就破的。另有一股清氣。暈在眉梢眼角裏頭。唱起戲來。比那畫眉黃鸝的聲。

音還要清脆幾分。這已經算箇絕色了。更有一箇唱閨門旦的叫琴官。十五歲了。他的好處。真教我說不出來。要將世間的顏色比他。也沒有這箇顏色。要將古時候的美人比他。我又沒有見過古時候的美人。世間的活美人。是再沒有這樣好的。就是畫師畫的美人。也畫不到這樣的神情眉目。他姓杜。或者就是杜麗娘還魂。不然就是杜蘭香下嫁。除了這兩箇姓杜的。也就沒有第三箇了。于玉不覺笑起來。心裏想道。他這般稱贊。是不可信的。但他形容這

兩箇人。倒可以移到我前日車裏所見的那兩箇身上。倒是一毫不錯的。世間既生了這兩箇。怎麼還能再生兩箇出來。斷無是理。不必信他。卽說道。吾兄說得這樣好。天下只怕真沒這箇人。聘才道。這是你可以見得著的。他們與我同一天到京。此時自然已經進了班子。難道將來不上台唱戲的。那時吾兄見了。纔信小弟這對眼睛是箇識寶。回回不是輕易贊好的。就是一樣。這兩箇相貌好了。脾氣卻不好。憑你怎樣巴結他。要他一句好言好語。也不能那

一箇更古怪。他索性不理人。若多問了他幾句話。他就氣得要哭出來。只怕這種性情。到京裏來。也沒人喜懽。若論相貌。就算京城裏有好相公。也總壓不下他。恐還要比不上他呢。子玉心裏想道。他說這兩箇人。與他同一天進京。我那日看見那兩人之後。他就到了。不要他說的就是我見的那一班人。却像從南邊來的模樣。便又問道。你說那箇頂好的。叫什麼名字。聘才道。叫琴官。那箇叫琪官。子玉道。琴官進城那一天穿的什麼衣裳。聘才道。都是藍縐紬皮襖。醬色泥德勝褂。子玉見衣服已經對了。又問他一人一箇車呢。還與人同坐一箇車。聘才道。他與琪官葉茂林同坐一箇車。那車圍是藍布的。騾子是白的。子玉又道。那葉茂林有多少歲數了。聘才道。五十以外。子玉不禁拍手笑道。我已見過這兩人。你果然贊得不錯。真要算絕色了。聘才大樂道。何如。你幾時見過的。子玉就將那日擠了車。見四輛車都是些小孩子。頭一輛就是這三箇人。那琪官已經好了。那琴官真可說天下無雙。聘才樂得受不得。便

又問道。北京裏那些紅相公怎樣。子玉笑道。前日車裏那兩箇。我皆目所未見。那箇琴官。更爲難得。但不知此時在什麼班裏。聘才道。明日我出去打聽。打聽著了。我們去聽他的戲。子玉點頭。再要問時。忽見燈光一亮。一箇小丫頭在門外說道。太太叫請少爺早些睡罷。子玉只得起身進去。這一宿就把聘才的話。想了又想。又將車中所見模樣。神情細細追摹一回。然後睡著。自此子玉待聘才更加親厚。次早聘才帶了他的小子四兒。將王文輝的信送去。適

文輝一早出門未回。王恂也不在家。只得請顏仲清會了。聘才見仲清一表非凡。敘了一番寒溫。知是文輝之婿。又是士燮的內姪。免不得恭惟一番。正要告辭。只見一箇跟班。捧著一包衣服進來。說老爺回來了。聘才只得坐下。停了一會。聽得外面有說話的聲音。像是定班子唱戲的話。然後靴聲禿禿。見一箇大方臉。花白長鬚。三品服飾。儀容甚偉。貂裘耀目。粉底皂靴。走將進來。聘才知是主人。連忙上前作揖叩見。文輝雙手拉住道。豈敢豈敢。作什麼行這

古不寶金 第一回
樣大禮。那一天你們到京。我就知道了。可是在舍親梅鐵
庵處住的。聘才答應了。是文輝讓聘才坐下。自己就盤起
腿來。伸清坐在靠窗凳上。聘才見這大模廝樣的架子。心
裏籌畫了一籌畫。便站起來道。小姪在諸位老伯蔭庇之
下。一切全仗栽培。家父曾分咐過小姪。說大人的尊範。必
要位至極品。趁如今拜識拜識。將來可以提拔寒賤。說罷
取出書子來。雙手呈上。文輝一手接著。看看信面。就放下
哈哈大笑道。你令尊怎麼這樣疎遠我。寫起大人安啟來。

又嘆口氣道。可惜了令尊這一手好八股。那一年與我同
案進學。我中那一科。你令尊本要中解元的。已經定了元
主考。忽看見那本卷面上。畫了一把刀。一枝筆。筆底下一
團墨浸。直印到卷底。揭開看時。像一箇人頭。越揭下去。越
清楚。連眉目都有了。因此知他損了陰陽。便換了人。也不
曉得令尊何意。這一管好筆。不做文章。去做狀子。至今還
是箇窮秀才。也沒見他發過財。每一任學台出京。我總重
託的。不然訪聞了這枝刀筆。還了得。說得聘才跼促不安。

文輝又手理長髯說道。前年魏府尊選了江寧。出京時問我要箇朋友。我就薦了令尊。他一口答應說要請的。後來不見你令尊的信來。我甚疑心。及魏府尊的稟帖來說。上司薦的人多。不能不請。又說侯石翁又硬薦了兩箇親戚。只好代爲設法。或轉薦別處。後來到底轉薦沒有呢。聘才茫然。並不會見有此事。只得躬身道謝。又說也沒有轉薦。文輝道。想必他又聽了什麼閒話了。但此時令尊還是處館。還仍舊做那勾當。聘才道。此刻家父在一箇鹽務裏司事。比處館畧寬展些。文輝道。這倒好。一年有多少修金呢。聘才道。也有三百金。文輝道。也殼澆裹了。論起來我做了三品京堂。一年的俸銀。也不過如此。說罷。又仰面而笑。聘才也無話可說。正想告辭。忽見一箇俊俏跟班。打扮得十分華麗。轆著文輝耳邊說了一句話。聘才是乖覺人。知道有事。便起身告辭。文輝要送出去。聘才道。還同顏大哥有話講。大人請便。文輝便住了脚。灣一灣腰。大搖大擺的進去了。仲清送出了門。聘才想道。這箇老頭兒。好大架子。不

及梅老伯遠甚。便自回梅宅不題。且說仲清到自己房中。吃了飯。與其妻室蓉華講了些話。來到王恂書齋。恰值王恂纔回。剛說得一兩句話。有王恂兩箇內舅前來看望。一箇叫孫嗣徽。一箇叫孫嗣元。本是王文輝同鄉同年孫亮功部郎之子。這嗣徽嗣元兩箇。真所謂難兄難弟。將他們的外貌內才。比起王恂來。真有天淵之隔。這嗣徽生得縮頸堆腮。臉色倒還白淨。就是肺火太重。一年四季。總是滿臉的紅朮朮。已堆得面無餘地。而鼻上更多已變了一箇

紅鼻子。年紀倒有二十六歲。五經還不曾念完。文理實在欠通。卻又酷好掉文。滿口之乎者也。腐氣可掬。有箇蘇州拔貢生高品。與他相熟。送他兩箇混名。一箇是蟲蛀千字文。又因他那箇紅鼻子。有時擦得放光透亮。又叫做起陽狗腎。乃弟嗣元。生得鼻唇露齒。又是箇弔眼皮。右邊一隻眼睛高高弔起。像是硃筆圈了半圈。文理與乃兄不相上下。卻喜批評乃兄的不通。又犯了口吃的毛病。有時議論起來。期期艾艾。愈著急愈說不清楚。高品也送他一箇混

號叫做疊韻雙聲譜。這兩箇廢物。真是一對。是日來到王宅。適文輝請客。客將到了。王恂卽同他到書房內來。仲清躲避不及。只得見了。同王恂陪著坐下。嗣徽先對仲清說道。今日天朗氣清。所以愚兄弟正其衣冠。翩然而來。奉看的。王恂仲清忍不住要笑。嗣徽又對王恂說道。適值尊駕出門。不知去向。若不是鳥倦飛而知還。則雖引弓而射之。亦徒興弋人之慕矣。仲清正要回言。那嗣元道。哥哥哥哥。你這句話說說錯了。怎麼把鳥來比起人來。你你你還要將

箭射射他。那就更豈有此理了。嗣徽道。老二你倒底腹中空空如也。不知運化書卷之妙。這是我腹笥便便不啻若自其口出。這句鳥倦飛而知還。是出在古文觀止上的。若說鳥不可以比人。那大學上爲什麼說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呢。仲清暗笑道。天下也有這樣蠢材。便道大哥的鳥論極通。豈特大哥如鳥。只怕鳥還不如大哥。要曉得靖節先生此言。原是引以自喻的。嗣徽側耳而聽。又說道。老兄所看的古文觀止。只怕是翻板的小弟記得逼真。做這篇

古文是箇姓陶的。並不是姓秦。王恂忍不住。裝作解手。出去。抵著嘴笑了一會。仲清笑道。大哥實在淵博之至。連那做古文的姓都知道。嗣徽只道仲清果真佩服他。便意氣揚揚。臉上的紅。脫胎如出花。灌了漿一樣。一顆顆的亮澄澄起來。便對嗣元道。老二。但凡我們讀書人。天分記性。是並行不悖。缺一不可的。嗣元道。敢敢敢。子若不是記性好。也不不不把狗來對人了。若不是天分好。也不把牛來對先生了。說著大笑。那隻吊眼皮的眼睛。已淌下淚來。那嗣徽便生了氣。兩腮鼓起。就像癩蝦蟆一樣。仲清故意問道。想必令兄又是引經據典。倒要請教請教。嗣元道。論論論。文理呢。家兄到底多讀兩年書。小小弟原趕趕不上。但是錯的地方極多。有一天先生出出出了一箇對。是叫將書對書的。上對是人能宏道。家家兄却對得快。寫了出來。是狗狗狗無恒心。先生道。這不是書。家家兄道。是孟字上的。先生道。豈豈豈有此理。家兄只當先生忘了。便樂樂樂得了不得。連忙翻翻翻出來看。原來是草字頭的。

苟字不是反犬旁的狗字。仲清笑了一笑道。若不是狗記錯了。到是一副好對子。嗣元道。又一日先生出了一箇做起講的題。題目是先生將何之家。兄就就將牛何之做了起頭。先先生拿筆。又又了幾句。痛罵了一頓。這一番說得嗣徽羞忿難耐。便在屋子裏亂踱起來。說道。屁話。屁話。便起身告辭。王恂也恐他們弟兄鬪氣。不便挽留。同仲清送了出來。剛到二門口。可巧碰見孫亮功進來。孫氏弟兄站在一邊。王恂仲清上前見了禮。亮功問道。客到齊了麼。王恂道。沒有。仲清看亮功。雖是箇紫糖色扁臉。塌鼻子。但五官端正。又有了幾根鬚鬚。比兩位賢郎好看多了。亮功正要與他兒子說話。適值王桂保進來。見了亮功。並王恂仲清也站在一邊。亮功看看桂保。對他兒子說道。你們回去不要說什麼。嗣徽兄弟會意答應。于是亮功卽拉了桂保進去。仲清王恂送了他弟兄出門。進來大家換了衣裳。在書房內晚飯。對酌閒談。王恂道。我們這兩位舅兄。真可入得無雙譜的。仲清道。爲什麼同胞兄妹。絲毫不像。

假使尊夫人生了這樣嘴臉。那就穀你受罪了。王恂笑道。幸虧內人是如今這位岳母生的。你不曉得我們還有箇大姨子在家。是箇天老一頭的白髮。那是不能嫁人的。差不多有三十歲了。仲清問道。聽得令岳母潑如異常。未知果否。王恂道。這箇醋勁兒。卻也少有的。且按下這邊。卻說孫亮功同了桂保進來。見過主人。不多一刻。客已全到。便安起席來。這些客都是文輝同年。論年紀孫亮功最長。因係姻親。便讓兵部員外楊方猷坐了首席。對面是光祿寺

少卿周錫爵。監察御史陸宗沅坐了第三席。孫亮功坐了第四席。文輝坐了主席。桂保斟了一巡酒。楊方猷命他入席。對著王文輝坐了。文輝問他哥哥蘭保爲什麼不來。桂保道。今日本都在怡園逛了一天。徐老爺知道這裏請客。纔打發我來的。蘭保寶珠蕙芳漱芳玉林都還沒有散。只怕總要到四五更天纔散呢。文輝道。這徐度香也算人間第一箇快樂人了。陸宗沅道。聽說他這箇怡園。共花了五十多萬銀子。纔造成。楊方猷道。本來地方也大。也造得過。

於精緻。文輝道：我前月逛了一天，還沒有逛到一半。桂保道：我們今日逛了梅嶼，與東風昨夜樓兩處，這兩處就有正百間屋子，實在造得也奇極了。幾幾乎進去了，出不來。孫亮功道：你應該打個地洞，藏在裏頭，說得大家都笑。桂保道：你會罵人，便斟了一大杯酒來罰他。亮功始不肯喝。桂保要灌，便也喝了。上了幾樣菜。文輝道：這樣清飲無趣。蕊香你出箇令罷。桂保道：打搗最好，什麼都放得進去。孫亮功道完了，把箇令祖宗請了來了。文輝命人取了六個

錢來。周錫爵道：這杯分箇大小纔好。楊方猷道：我們兩箇一杯三開罷。陸宗沅道：未免太少些。你們一杯兩開，我們都是一杯一開，何如。俱各依允。桂保伸出一箇拳來，問文輝吃多少杯。文輝道：不必累贅。我們六箇人，竟以六杯爲率，不必增減。准他一杯化作幾杯就是了。也沒有悶雷霹雷。那箇猜著，就依令而行。最爲剪裁。桂保便問楊方猷道：第一杯怎樣喝。楊方猷道：一杯化作三杯。找人豁拳。又問孫亮功第二三杯怎樣喝。亮功道：兩杯都裝作小旦敬人。

周錫爵道。我們這樣的鬍子。倒有些難粧。亮功道。只要做
作得好。便有鬍子也不妨。桂保又問陸宗沅道。第四杯呢。
陸宗沅道。把瓜子抓一把。數到誰就是誰。桂保道。這杯便
宜了。又問周錫爵道。五六兩杯行什麼令。周錫爵道。兩杯
化作六杯。花字飛觴。桂保先問文輝道。幾箇。文輝道。一箇。
順手。便問亮功道。幾箇。亮功伸著兩指道。就是兩箇。桂保
笑道。好猜手。一猜就著。放開手看時。正是兩箇。遂取了三
箇杯子。斟滿了酒。放在亮功面前。亮功道。這是楊四兄的。

令。就和你豁。楊方猷道。我是半杯。說過的。亮功道。豁起來
再講。可可响了三响。亮功輸了三拳。便道。今日拳運不佳。
讓了你罷。第二三杯。卽係亮功自己的令。便道。這粧小旦
倒是作法自弊了。也罷。讓我來敬兩箇人。隨站起來。左手
拿了杯酒。右手揜了鬍子。把頭扭了兩扭。笑迷迷軟腰細
步的。走到楊方猷面前。請了一箇安。嬌聲嬌氣的道。敬楊
老爺一杯酒。務必賞箇臉兒。說著。把眼睛四下裏飛了一
轉。宛然聯錦班內京丑譚八的醜態。引得合席大笑。桂保

笑得如花枝亂顫。楊方猷只得飲了一杯。孫亮功拍了一枝梅花。插在帽邊。又取了一箇大杯。捻手躡脚的。走到陸宗沅面前。斟了酒道。陸都老爺。是向來疼我的。敬你這一杯。陸宗沅道。這大杯如何使得。孫亮功道。想來都老爺是要吃皮杯的。說罷。呷了一口。送到宗沅嘴邊。宗沅站起來。笑道。這箇免勞照顧。大家狂笑起來。亮功忍不住要笑。酒嚥不及。噴了陸宗沅一臉。衆人一發。闌堂大笑。陸宗沅忙要水淨了臉。第四杯是數瓜子令。亮功抓了一把。數一數。

是二十五粒。恰好數到自己。陸宗沅道。這箇極該。第五六杯是飛花令。孫亮功看著桂保道。豈宜重問後庭花。數一數。又是自飲。亮功道。晦氣。我改一句罷。衆人道。這箇斷使不得。改一句罰十杯。桂保斟了一杯酒道。請孫老爺後庭花飲酒。衆人從新又笑。亮功把桂保擰了一把。也喝了一下。手是王文輝飛觴。桂保把嘴向孫亮功一呶。文輝會意。便道。桃花細逐楊花落。輪應陸宗沅。孫亮功各一杯。陸宗沅因亮功噴了他酒。便道。無可奈何花落去。接著楊方猷便

道索性一總喝兩杯罷。亮功道：「很好，你說罷。」楊方猷道：「笑隔荷花共人語。」桂保斟了兩杯，孫亮功喝了，輪著桂保飛花。想了一想，說道：「好將花下承金粉。」數到又是亮功。眾人說好。亮功道：「好不好？」這句是杜撰的，不是古人詩。桂保道：「怎麼是杜撰？現在是陸龜蒙的詩。」周錫爵道：「不錯，你不能不喝這杯。」亮功道：「他想了半天，有心飛到我的，他若能隨口說兩句，飛著我，我就喝。」桂保道：「真麼？你不要賴。」亮功道：「不賴，不賴。」桂保一連說了三句道：「月滿花香記得無。」

漱齒花前酒半酣。樓上花枝笑獨眠。眾人拍手稱妙。亮功無法，倒飲了三箇半杯。末一杯是周錫爵，便道：「飛花寂寂，燕雙雙。」亮功道：「你們好麼？」大家齊心都叫我一箇人喝酒。要周錫爵代喝。周錫爵不肯。亮功道：「我再粧作小旦奉敬何如？」周錫爵笑道：「饒了我罷。」我代喝就是了。說得大家又笑。桂保笑道：「這箇飛花不公，我有一箇飛花最公道，便將幾朵梅花揉碎了，放在掌中，說道：『我一吹，落到人身上，都要喝的。』」亮功嘻嘻著嘴，望著桂保道：「很好，你且試吹一吹，不

知落到誰。桂保故意往外一望。說道孫老爺家裏打發人來了。亮功扭轉臉去望時。桂保對著他臉一吹。將些花瓣貼得他一臉。亮功酒多了出汗。因此花瓣粘住了一瓣。還吹進了鼻孔。打了一箇嚏噴。惹得衆人大笑。陸宗沅道。這箇花臉好。不用上粉。孫亮功連忙抹下。這邊桂保猶飛了一句道。自有閑花一面春。衆人又笑了。又贊亮功要走過來。不依桂保。恰好真見一箇跟班進來。轉了亮功耳邊說了兩句。亮功登時失色。便道你先回去。我卽刻就回。便向

王文輝道。酒已多了。快吃飯罷。文輝與座客均各會意。點頭微笑。桂保道。准是太太打發人來叫。回去遲了。是要頂燈的。衆人又笑了一陣。文輝道。好麼。連衆人一齊打趣在內。亮功罰了桂保一杯。屁滾尿流的催飯。大家吃完。洗嗽畢。就隨著亮功同散。文輝賞了桂保二十兩銀子。桂保謝了。走到書房來找王恂。仲清談了一會。說道。我們班裏新來了兩箇。一箇叫琴官。一箇叫琪官。生得色藝俱佳。只怕史竹君的花選。又要翻刻了。又坐了一會。也自回去。不知

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三回

賣煙壺老王索詐

砸菜碗小旦撒嬌

話說魏聘才回來。書房中已吃過飯了。正在躊躇。想到外面館子上去吃點心。走到賬房門口。忽見一箇小厮托著一箇大方盤。內放一隻火鍋。兩盤菜。熱氣騰騰的。送進去了。隨後見有管事的許順。跟著進去。見了聘才。便問大爺用過飯沒有。聘才道。纔從外頭送信回來的。許順道。既沒

用飯。何不就請在賬房吃罷。這許順夫婦是顏夫人賠房過來的。一切銀錢賬目皆其經手。聘才進了賬房。許順要讓聘才先吃。聘才不肯。拉他同坐了。吃過了飯。許順泡了一碗醃茶。遞給聘才。說了一會閒話。看壁上的掛鐘已到未初。偶然看見一箇紫竹書架上。有幾本殘書。順手取了兩本看時。卻是抄寫的曲本。無非是牡丹亭長生殿上的幾支曲子。又取一本薄薄的二三十頁。卻是刻板的題著曲臺花選。畧翻一翻。像品題小旦的。再拿幾本看時。是不



全的綴白裘。聘才道。這兩本書是自己的麼。想來音律是講究的。許順道。那裏懂什麼音律。不知是那箇爺們摺在這裏的。聘才要借去看看。許順道。只管拿去。聘才袖了出來。到自己房裏。歪在炕上。取那本花選看了一會。記清了八箇名氏。一面想道。原來京裏有這樣好小旦。怪不得外省人說。要看戲。京裏去。相公非但好。箇箇有絕技。且能精通文墨。真是名不虛傳。這樣看起來。那琴官雖然生得天仙似的。只怕未必比得上這一班。忽又轉念道。這書上說

的也怕有些言過其實。若論相貌。我看世界上未必賽得過琴官。從新又將這八箇人的光景。逐一摹擬一番。又牢牢的記了一記。只見四兒跑進來說道。同路來的葉先生。我少爺說話。現在賬房裏。聘才道。這也奇了。他怎的到這裏來。就將花譜擗在枕頭底下。帶上房門出來到了賬房。見葉茂林同著箇白胖面生的人。在那裏坐著。見聘才進來。都站起了。上前拉手問好。聘才道。葉先生到此。有何貴幹。葉茂林笑嘻嘻的道。曉得尊駕在此。特來請安的。聘才

知道他是順口的話。便道我還沒有來奉拜。倒先勞你的駕。過來。又問那位貴姓。葉茂林道。這是我們大掌班金二爺。來請梅大人定戲的。聘才待再問時。只見許順從上頭下來。說道。大人吩咐。既是正月初五以前。都有人定下。初六七也使得。就是不許分包。那金二道。不分包這句話。卻不敢答應。正月裏的戲。不要說我們聯錦班。就是差不多。的班子。那一天不分三包兩包。許二爺勞你駕。再回一聲罷。許順道。已經回過了。是這麼吩咐下來。再去回時。也是

白碰釘子。要不然到王大人那裏去商量罷。金二道。這日子呢。許順道。一發和王大人商量。不拘初六初七。定一天就是了。葉茂林道。到王大人宅子去。回來還要在此地經過。不如我在此等一等。你同許二爺去說結了。回來同走罷。金二道也好。便同許順去了。葉茂林即問聘才。可曾看過京裏的戲。聘才回說沒有。茂林就說行頭怎樣新鮮。脚色怎樣齊全。小旦怎樣裝束好看。園子裏怎樣熱鬧。堂會戲怎樣排場。說得聘才十分高興。問起同船的人來。知琴

官在曹長慶處。現今患了幾天病。也漸漸好了。琪官定於臘月初十日上台。其餘各自跟他師傅。也有在聯錦班的。也有過別班裏去的。聘才又問他的寓處。說在楊柳巷聯錦班總寓內。聘才道。改日過來奉看。茂林道。這如何敢當。只好順便去逛逛。說著許順已同了金二回來。已經說妥。定於正月初六日。在姑蘇會館。不論分包不分包。只要點誰的戲。不短脚色就是了。許順上去回明。付了定銀各散。是晚子玉課期。未得與聘才閒談。次日聘才記著葉茂林

話。吃了早飯。想去聽戲。叫四兒帶了錢。換了衣裳。因元
茂在書房讀書。不好約他。獨自步行出門。不多路。就到了
戲園地方。這條街共有五箇園子。一路車馬擠滿。甚是難
走。徧看聯錦班的報子。今日沒有戲。遇著傳差。聘才心上
不樂。只得再找別的班子。耳邊聽得一陣鑼鼓响。走過了
幾家鋪面。見一箇戲園。寫著三樂園。是聯珠班。進去看時。
見兩旁樓上樓下。及中間池子裏。人都坐滿了。台上也將
近開戲。就有看座兒的上來招呼。引聘才到了上場門。靠

牆一張桌子邊。聘才却没有帶著墊子。看座兒的拿了箇
墊子。與他鋪了。送上茶壺香火。不多一回。開了戲。衝場戲
是沒有什麼好看的。望著那邊樓上。有一班像些京官模
樣。背後站著許多跟班。又見戲房門口簾子裏。有幾箇小
旦。露著雪白的半箇臉兒。望著那一起人笑。不一會就攢
三聚五的上去請安。遠遠看那些小旦時。也有斯文的。也
有伶俐的。也有淘氣的。身上的衣裳。卻極華美。有海龍。有
狐腿。有水獺。有染貂。都是玉琢粉粧的腦袋。花媽柳媚的

神情。一會兒靠在人身邊。一會兒坐在人身旁。一會兒扶在人肩上。這些人說說笑笑。像是應接不暇光景。聘才已經看出了神。又見一箇閑空雅座內。來了一箇人。這箇人好箇高大身材。一箇青黑的臉。穿著銀針海龍裘。氣概軒昂。威風凜烈。年紀也不過三十來歲。跟著三四箇家人。都也穿得體面。自備了大錫茶壺。蓋碗。水煙袋等物。擺了一桌子。那人方纔坐下。只見一羣小旦。蜂擁而至。把這一箇大官座。也擠得滿滿的了。見那人的神氣。好不飛揚跋扈。

顧盼自豪。叫家人買這樣買那樣。茶果點心。擺了無數。好好的摔得一地。還把那家人大罵。聘才聽得怪聲怪氣的。也不曉得他是那一處人。正在看他們時。覺得自己身旁。又來了兩箇人。回頭一看。一箇是胖子。一箇生得黑瘦。有了微鬚。身上也穿得華麗。都是三十來歲年紀。也有兩箇小旦。跟著說閑話。小廝鋪上坐褥。一齊擠著坐下。聘才聽他們說話。又看看那兩箇相公。也覺得平常。不算什麼。上好的。忽見那箇熱鬧官座裏。有一箇相公。望著這邊。少頃。

走了過來對胖子與那一位都請了安。這張桌子連聘才已經有五箇人。况兼那人生得肥胖。又占了好多地方。那相公來時已擠不進去。因見聘才同桌。只道是一起的人。便向聘才灣了灣腰。聘才是箇知趣的人。忙把身子一挪。空出箇坐兒。這相公便坐下了。卽問了聘才的姓。聘才連忙答應。也要問他名氏。忽見那胖子扭轉手來。在那相公膀子上一把抓住。那相公道。你做什麼。使這樣勁兒。便側轉身向胖子坐了一隻手搭在胖子肩上。那先坐的兩箇

相公便跳將下去。摔著袖子走了。只聽得那胖子說道。蓉官怎麼兩三月不見你的影兒。你也總不進城來。瞧我好箇紅相公。我前日在四香堂等你半天。你竟不來。是什麼緣故呢。那蓉官臉上一紅。卽一手拉著那胖子的手道。三老爺今日有氣。前日四香堂叫我。我本要來的。實在騰不出這箇空兒。天也遲了。一進城就出不得城。在你書房裏住原狠好。三奶奶也狠疼我。就聽不得青姨奶奶罵小子。打了頭。摔這樣。砸那樣。再和白姨奶奶打起架來。教你兩

邊張羅不開。明兒早上好曬我在書房裏。你躲著不出來了。蓉官沒有說完。把那胖子笑得眼皮裏著眼睛沒了縫。把蓉官嘴上一擰。罵道好箇貧嘴的小么兒。這是偶然的事情。那裏是常打架嗎。聘才聽得這話說得尖酸有趣。一面細看他的相貌。也十分可愛。年紀不過十五六歲。一箇瓜子臉兒。秀眉橫黛。美目流波。兩腮露著酒凹。耳上穿著一隻小金環。衣裳華美。香氣襲人。這蓉官瞅著那胖子說道。三老爺你好冤。人說你常在全福班聽戲。花了三千吊。

錢替小福出師。你瞧瞧小福在對面樓上。他竟不過來呢。那胖子道。那裏來這些話。小福我纔見過一兩面。誰說替他出師。你盡造謠言。蓉官道。倒不是我造謠言。有人說的。蓉官又對那人道。大老爺是不愛聽崑腔的。愛聽高腔。襍耍兒。那人道。不是我不愛聽。我實在不懂。不曉得唱些什麼。高腔倒有滋味兒。不然倒是梆子腔。還聽得清楚。聘才一面聽著。一面看戲。第三齣是南浦。狠熟的曲文。用腳在板凳上踏了兩板。就倒了一杯茶。一手擎著。慢慢的喝。可

巧那胖子要下來走動。把手向蓉官肩上一扶。蓉官身子一幌。碰著了聘才的膀子。茶碗一側。淋淋漓漓。把聘才的袍子潑濕了一大塊。那胖子同蓉官。著實過意不去。陪了不是。聘才倒不好意思。笑道這有什麼要緊。乾一乾就好了。說著自己將手巾拭了。又聽了一回戲。只見一箇老頭子灣著腰。頸脖子上長著灰包似的一箇大氣瘤。手內托著一箇小黃漆木盤。盤內盛著那許多玉器。還有些各樣顏色的東西。口裏輕輕的道。買點玉器兒。瞧瞧玉器兒。從人

叢裏走近聘才身邊。一手捏著一箇黃色鼻煙壺。對著聘才道。買鼻煙壺兒。聘才見這壺顏色甚好。接過來看了一看。問要多少錢。那賣玉器的道。這琥珀壺兒是舊的。老爺要使。拿去就結了。人家要是十二兩銀。一釐不能少的。你能算十兩銀就是了。聘才只道這壺兒不過數百文。今聽他討價。連忙送還。那賣玉器的便不肯接道。老爺既問價。必得還箇價兒。你能瞧這壺兒又舊。堂兒又大。拿在手裏。又暖又不沉。狠配你能使。你能總得還箇價兒。聘才没法。

只得隨口說道。給你二兩銀子。賣玉器的便把壺接了過去。說太少。買假的還不能。停一會又說罷了。今日第一回開張。老爺成心買。算六兩銀。聘才搖著頭說不要。那賣玉器的嘆口氣道。如今買賣也難做。南邊老爺們也精明。你瞧這箇琥珀壺兒。賣二兩銀。算了底下你能常照顧我就有了。說著又把壺兒送過來。聘才身邊沒有帶銀子。因他討價是十兩。故意只還二兩。是打算他必不肯賣的。誰知還價便賣。一時又縮不轉來。只得呆呆的看戲不理他。然

臉已紅了。那賣玉器的本是個老奸巨猾。知是南邊人初進京的光景。便索性放起刁來。道我賣了四十多年的玉器。走了幾十箇戲園子。從沒有見還了價重說不要的。老爺那里不多使二兩銀。別這麼著。靠緊了聘才。把壺兒捏著。聘才沒奈何。只得直說道。今日實在沒有帶銀子。明日帶了銀子來取你的罷。那賣玉器的那裏肯信。道老爺沒有銀子。就使票子。聘才道。連票子也沒有。賣玉器的道。我跟老爺府上去領。聘才道。我住得遠。賣玉器的只當不聽。

見仍捏著壺兒緊靠著聘才。那時台上換了二簧戲。一箇小旦纔出場。尙未開口。就有一箇人喊起好來。於是樓上樓下幾十箇人同聲一喊。倒像救火似的。聘才唬了一跳。身子一動。碰了那賣玉器的手。只聽得撲托一响。把箇松香煙壺。砸了好幾塊。聘才吃了一驚。發怔起來。那賣玉器的倒不慌不忙。慢慢的將碎壺兒檢起。擱在聘才身邊道。這位爺鬧脾氣。整的不要要碎的。如今索性拉交情。整的是六兩銀。碎的算六吊大錢。十二吊京錢。聘才便生起氣。

來道。你這人好不講理。方纔說二兩。怎麼如今又要六兩。你不是訛我麼。旁邊那些聽戲的。都替聘才不平。聘才待要發作。只見那箇胖子伸過手來。將那賣玉器的一扯。就指著他說道。老王你別要這麼著。聘才連忙招呼。那胖子倒真動了氣。又道。老王你別要混攪。怎麼拿箇松香壺兒。不值一百錢。賺人二兩銀。砸碎了就要六兩。你瞧他南邊人老實。不懂你那攪勁兒。你就攪開了。我姓富的在這裏。你不能。那賣玉器的見了他。就不敢強。道三爺你能怎麼。

說怎麼好。那胖子就叫跟班的給他四百錢。賣玉器的尙要爭論。那一位也說道。富三爺那裏不照應你。這點事你就這麼著。况且富三爺是爲朋友的。下次瞧瞧有好玉器。我們多照顧你一點。就殼了。蓉官接口道。這老頭子好討人嫌。灣著腰。托著那浪盤子。天天在人空裏擠來擠去。一點好東西都沒有。誰要買。德古齋還少嗎。賣玉器的只得忍氣吞聲。拿了碎煙壺。走了出去。嘴裏咕嚕道。鬧揚氣。充朋友。照顧我也配。有錢盡鬧相公。又擠到別處去了。聘才

心裏甚是感激。連忙拉著富三的手道。小弟粗鹵倒累三爺生氣。又向那人也拉了拉手。就叫四兒拿出二百大錢來。雙手送上。富三笑道。這算什麼。接過來遞與聘才的。四兒道。算我收了。給你罷。四兒不敢接。聘才又笑道。斷不敢要。三爺破鈔。還請收了。又將錢交與富三的家人。富三接過來。望桌上一扔道。你太酸了。幾箇錢什麼要緊。推來推去的推不了。聘才只得叫四兒收了。叫他請了安謝了賞。聘才已聽得人叫他富三爺。自然姓富了。便問那一位的

姓是姓貴。名字叫芬。現在部裏做箇七品小京官。這富三爺叫富倫。是二品廕生。現做戶部主事。一一領教過了。富貴二人也問了聘才的姓。又問了他是那一處人。現在當什麼差。聘才道。小弟是江寧府人。纔到京。尙未謀幹什麼。此時寓在鳴珂坊梅世伯梅大人處。富三道。江寧是箇好地方。我小時候。跟著我們老爺子到過江寧。那時我們老爺子做江寧藩司。我纔十二歲。後來陞了廣東巡撫。你方纔說。鳴珂坊的梅大人。他也在廣東做過學差。與我們老

爺子很相好。以後大家都回了京。我們老爺子做了侍郎。不上一年就沒了。我是沒有念過書。不配同這些老先生們往來。所以這好幾年不走動了。聞得他家玉哥兒很聰明。人也生得好。年紀也有十六七歲了。不知娶過媳婦兒沒有。聘才一一回答了。又與貴大爺寒暄一番。聘才已知富三是箇熱心腸。多情多義的人。那箇貴大爺却是箇謹慎小心。安分守己的一路。當下三人。倒閒談了好一會。蓉官又到對面樓上去了。聘才望著他。又去與那黑臉大

漢講話。又見那箇賣玉器的擠上樓去。捏著些零碎玉器。到那些相公身邊。混了一陣。只管兜搭。總要賣成一樣。纔去的光景。那箇黑大漢好不厭他。便吆喝了一聲。那賣玉器的尙不肯走。嘴裏倒還講了一句什麼。那箇黑大漢聽了大怒。便命家人。攆他出去。衆家人聽不得一聲。將他亂推亂攆。那箇老頭子見勢頭不好。便也不敢撒賴。腰駝背曲的。一步步走出來。又要照應了盤內東西。瑤瑤瑯瑯的。把些料壺兒料嘴子。砸了好些。灣了腰。撿了一樣。盤裏倒

又落下兩樣。心裏想拚著這條老命。訛他一訛。看看那位老爺的相貌。先就害怕。更非富三爺可比。只得含著眼淚。一步步的走下樓來。下了樓。纔一路罵出戲園。看得那些相公。箇箇大笑。都探出身子。看他出了戲園。纔住了笑。這邊富三看了。也拍手稱快。聘才更樂得了不得。但不知這箇人是箇什麼潤人。少頃。等蓉官來問他。只見那黑大漢已起身。帶了四箇相公。昂昂然大踏步的出去了。那些沒有帶去的相公。又分頭各去找人。不一刻。蓉官又過來坐

下富三笑道。空巴結他。也不帶你去。磨了半天。一頓飯都磨不出來。蓉官點著頭道。不錯。我磨他。他叫我。我也不去。這位老爺不是好相交的。富三道。這人是那里人。姓什麼。蓉官道。是廣東人。我只聽得人都稱他奚大老爺。我也是纔認識他。且他也到京未久。他就待春蘭待得好。今日春蘭身上穿那件元狐腿子的。是奚大老爺身上脫下來。現叫毛毛匠改小的。說罷。卽奏著富三耳邊問了一句。富三道。怎麼你今日又有空兒。蓉官笑嘻嘻的。兩手搭著富三

的肩。把他揉了幾揉。富三見聘才人品活動。又係梅氏世誼。便道。魏大哥。今日這戲沒有聽頭。咱們找箇地方喝一鍾去罷。聘才見富三是箇慷慨爽快的人。便有心要拉攏他。說道。今日幸會。但先要說明。賞兄弟的臉。作箇東。富三笑道。使得。就在靴鞞裏。拿出箇靴頁子來。取一張錢票。交與他跟班。給看座兒的。連這位老爺的戲錢。也在裏頭。聘才又再三謝了。于是帶了蓉官。一同出來。他們是有車來的。聘才搭了蓉官的車。四兒也跨了車沿。跟兎坐了車尾。

聘才在車裏隨口的說笑。哄得蓉官十分歡喜。又贊他的相貌。要算京城第一。說說笑笑。已到了一箇館子。一同進去。揀了雅座坐了。走堂的上來張羅。點了菜。蓉官斟了酒。只聽得隔壁燕語鶯聲。甚爲熱鬧。蓉官從板縫裏望時。就是那箇奚大老爺。帶了春蘭。還有三箇相公在那里。聘才問富三道。老太爺的諱。上下是那兩箇字。富三不解所問。倒是貴大爺明白。卽對富三說道。他問大叔官名。是叫什麼。富三道。你問我們老爺的名字麼。我們老爺叫富安世。

聘才卽站起身來道。怪不得了。三爺是箇大賢人之後。你們老大人。在我們南京地方。已成了神。三年前地方上百姓。共捐了幾千銀子。造了一箇名宦祠。供了老大人的牌位。還有一位是江寧府某大老爺。這老大人。生前愛民。是。不用說了。到歸天之後。還戀著南京百姓。遇著瘟疫蝗虫。水旱等災。常常的顯聖。有求必應。靈驗得狠。只怕督撫就要奏請加封的。那些百姓感戴到一萬分。願老大人的世子孫。位極人臣。封侯拜相。這也是一定的理。今看三爺

這般心地那樣品貌。將來也必要做到一品的。幾句話把富三恭惟得十分快樂。倒回答不上來。貴大爺道。這箇話倒也可信。大叔在江寧年數本久。自知府陞到藩司。也有十幾年。自然戀著那地方上了。富三道。我們老爺在江寧十六年。自知府到藩司。沒有出過省。真與南京人有緣。我是生在江寧府衙門裏的。所以我會說幾句南京話。聘才又將貴大爺恭惟一番。貴大爺道。我這箇功名。是看得見的要陞官也難得箇揀選。不是同知。就是通判。並無他途。

聘才道。將來總不止於同通的。蓉官笑道。你瞧我將來怎樣。聘才笑道。你將來是要到月宮裏去。會成仙呢。富三貴大皆笑。蓉官罰了聘才一杯酒。道。你此時倒會說話。爲什麼見了那箇賣玉器的。就說不出來。聘才笑道。今日幸遇是怕硬欺軟。你越與他說好話。他越不依的。你不見樓上那箇人。將他轟出來。砸掉了許多東西。他何曾敢說一聲。不過咱們不肯做這樣霸道事。叫苦人吃虧。其實四百錢。

還是多給的。他那箇料壺兒。准不值一百錢。聘才又贊了幾聲仁厚待人。必有厚福。蓉官道。那奚老爺的爺們。好不利害。將這老王推推搯搯的。我怕跌了他。把他那浪盤子的臭雜碎全砸了。不絕了他的命。倒幸虧沒有砸掉多少。只砸了兩箇料嘴子。一箇料煙壺。有一箇爺們更惡。在他頸子那箇灰包上一投。那老王噎了一口氣。兩箇白眼珠一翻。好不怕人。這箇奚大老爺的性子也太暴。適或找死了他。也要償命的。蓉官說到此。只聽得隔壁雅座裏鬧起

來。聽得一人罵道。雞巴攘的。又裝腔做作了。蓉官低低的說道。不好了。那位奚大老爺又翻了。不知罵誰。便到板壁縫裏去望他們這邊。聘才與富三貴大都靜悄悄的聽聽。得一箇相公說道。你倒開口就罵人。好便宜的雞巴。做起菜來。你口裏還吃不盡呢。聽得那人又罵道。我最恨那裝腔做作的。一天一箇樣子。又聽得那相公說道。就算我裝腔做作了。你也不能打死了我。又聽得那人罵道。我倒不打死你。我想攘死你。聽得瑤瑯一聲。砸了一箇酒杯。那人

又說道。這聲音响得小。要砸砸大的。聽得那相公說道。你愛聽响的。便又一聲响。砸破了一箇大碗。那人道。你會砸。我不會砸。也砸了一箇。那相公道。你愛砸誰。又攔你不砸。便接連叮叮噹噹。砸了好幾箇。那人怒極了。說道。你真砸得好。便索性把桌子一掀。這一响更响得有趣。那三箇相公。一箇已唬跑了。兩箇死命的解勸。口中不住的大老爺。乾爹。乾爸爸的。求他不要生氣。那箇砸碗的相公也跑到院子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掌櫃的走堂的一齊進來。

勸解都不敢說一句話。盡陪著笑臉。大老爺長大老爺短。那掌櫃的又去安慰那相公。嘻嘻的笑說道。春官做什麼。與大老爺這麼慍氣。你瞧斬新的元狐腿子。濺了油了。快拿燒酒來擦。就有夥計們拿了燒酒。掌櫃的替他抹乾淨了。一面把那位奚老爺請了出來。另到一間屋子坐了。拉了那相公上前。勸他陪箇不是。那相公只管哭。不肯陪禮。那姓奚的。見掌櫃的如此張羅。也有些過意不去。說道。倒吵鬧了你們。這孩子一天強似一天。令人生氣。那掌櫃的。

倒代這相公請安作揖的。在那里做花臉。那姓奚的氣也平了。那相公也住了哭。掌櫃的又將那三箇相公也找了進來。分咐夥計們。照樣辦菜。拿上好的碗盞。與大老爺消氣和事。掌櫃的又說那走堂的道。老三你不會伺候。這砸碗的聲音。是最好聽的。你應該拿頂細料的磁碗出來。那就砸得又清又脆。也叫大老爺樂一樂。這半粗半細的磁器。砸起來聲音也帶些笨濁。你瞧大老爺當賞你五十吊。也只賞你四十吊了。說得衆夥計哈哈大笑。一面去掃地。

抹桌子。這一地的菜。已經有四條大狗進去。吃得差不多了。大家搶吃。便在屋裏亂咬起來。四條大狗打在一處。衆夥計七手八脚。拿了棍子掃帚。趕開了狗。然後收拾。你道這掌櫃的。爲什麼巴結這箇姓奚的。他知道這箇姓奚的。是廣東大富翁。又是潤少爺。現帶了十幾萬銀子進京。要捐箇大官。已到了一月有餘。差不多天天上他的館子。已賺了他正千吊錢了。這一桌菜連碗開起賬來。總要虛開五六倍。應五十吊。大約總開三百吊。那位姓奚的。最喜喝



這杯快樂酒。你再開多些。他也照數全給。斷不肯短少。這是海南大統褲。到京裏來想鬧點聲名。做箇冤桶的。此時只曉得他排行是十一。就稱呼他爲奚十一。那箇砸碗的相公。就是蓉官說的春蘭了。富三與聘才貴大。都在門口看了一會進來。蓉官吐了吐舌說道。好不怕人。這纔算箇標子。富三笑道。這種標也標得無趣。但不知爲什麼事鬧起來。蓉官道。這位奚大老爺的下作脾氣。是講不出來的。於是富三與聘才貴大。豁了一會拳。此時天氣尙短。他們也要進城。貴大爺先搶會賬。聘才又要作東。富三爺道。都不要搶。這一點小東。讓我富老三做了罷。明日就吃你後日再吃他。大家只得讓富三爺會了賬。富三貴大得了聘才一番恭惟。心裏著實喜歡。聘才又問了兩人的住處。說明日要來請安。富三道。我住在東城金牌樓路西茶葉鋪對門。指著貴大爺道。他就在茶葉鋪間壁。門上都是戶部封條。明日如果來。我們就在家裏等你。聘才說一定來的。咱們從此訂交。只是我是箇白身人。仰扳不上。富三貴大

同說罰你。咱們哥兒們論什麼。你不嫌我們粗鹵就是了。富三賞了蓉官八吊錢。跟兔兩吊錢。蓉官謝了賞。辭了貴大爺與聘才先走了。此時日已西沉。富貴兩人急急的趕城。聘才送了他們上車。同著四兒慢慢步行而歸。到家時。點了燈了。子玉元茂都在書房夜課。聘才換了衣裳。趿著鞋。喝了幾杯茶。坐了一回。少停子玉元茂出來。同到聘才房裏。只見聘才解下腰間的裕包。一隻手揣在懷裏。剩著一隻空袖子。悠悠蕩蕩的。在房裏走來走去。轉圈兒見了。

子玉元茂進來。便嘻嘻的笑。元茂道。今日什麼事。到此刻纔回。又轉到他臉上一看。道。酒氣醺醺。一定是葉茂林請你的。可曾見那些小孩子麼。聘才道。我没有去找葉茂林。我倒聽了聯珠班的戲。那班裏的相公。足有五六十箇。都是生得很好的。遇見一箇相好。是從前南京藩台的少爺。與我們也有世誼。他請我吃飯。叫了箇相公。也是上等的。子玉道。大哥你前日說那琴官脾氣不好。又愛哭。是怎樣脾氣。聘才道。那琴官的脾氣。是少有的。大約托生時。閻羅

王把塊水晶放在他心裏。又硬又冷。絕沒有一點憐憫人的心腸。這箇人與他講情字是不必題了。我因爲他腦袋生得好。生了一片憐香惜玉之心。奴才似的巴結他。非但不能引他笑一笑。倒幾次惹得他哭起來。這箇脾氣。教人怎樣說得出來。總而言之。他眼睛裏沒有瞧得起的人。就是了。子玉想道。果然有這樣脾氣。這人就是上上人物。是十全的了。便呆呆思想起來。便又轉念道。人海中庸耳俗目。都喜諂媚逢迎。只怕這清高自愛的佳人。必遭白眼。除

非有幾箇正人君子同心協力提拔他。使奸邪輩不得覬覦。然後可以成就他。這錚錚有聲。皎皎自潔。使若輩中出箇奇人。倒也是古今少有的。子玉想到此。這條心有些像柳花將落。隨風脫去。搖曳到琴官身上了。忽見李元茂把風門一開。說道了不得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	--	--	--	--	--	--	--	--

所入國
圖時
書卷